

致謝辭

當我行至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發現自己身在一座幽林之中
因為我已經遺失了正確的道路¹

—但丁，《神曲》

這是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描述他進入地獄之前的第一個情景，同時也是我開始準備這個論文主題時的第一個感想。會選擇以康德的〈純粹知性概念之推證〉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源自於我對康德哲學的興趣以及我認為這個章節對於理解他最重要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深入文本並收集相關資料之後，我才感到這個章節的艱澀以及所牽扯的解釋上的眾多爭議和許許多多可能的詮釋方式，其複雜程度是遠超乎我所想像的，這讓我深感自己的程度似乎根本還無法負擔這個主題的難度。此時我正如身處一座幽暗的密林之中，不知道哪一條路徑是正確的，在每一個環節的抉擇上都戒慎恐懼，深怕投入了時間和精力，最終才發現選擇了一條無法抵達終點的道路。我也曾如同但丁為著自己莽撞的決定而感到後悔，也曾想過放棄這個題目而另闢蹊徑。但畢竟重新尋找一個題目所需要的時間和風險仍是極大的，所以儘管在我的前方沒有貝德麗采（Beatrice Portinari）所給予的希望，在時間壓力下幾經估量之後，我仍然硬著頭皮走上了這一條陡峭又蠻荒的道路。寫作的過程如同預期般的困難，其中最痛苦的倒也不是犧牲了許多休閒時光而終日枯坐在研究室，而在於常常受困於某個環節上苦思而不得其解，即便已經枯坐了終日，進度卻依然毫無進展，這往往令人為了自己的程度不足和資質駑鈍感到沮喪，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從事知識的研究。所幸但丁只有一個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然而我卻擁有的師長與同儕，這本論文從他們那裡獲得了各方面的協助下總算是完成了，儘管在我有限的力量下，它可能還只是一個極不成熟的作品，如今僅以這樣的方式呈現，但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向他們一一致謝。

首先，我必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彭文林先生。彭老師所開設的第一批判課程，是我正式修習的第一門康德課。在他使用原文逐字逐句耐心地帶領同學們閱讀文本的情況下，我第一次擁有嘗試使用原文仔細地閱讀原典的機會。同時我也要感謝他在眼疾之餘仍願意指導我，並且在指導過程中不厭其煩地提點我論文中的諸多缺失。我還要感謝審核我論文計畫以及論文的考試委員們，他們分別是李明輝先生、彭文本先生和鄭志忠先生。感謝他們在忙碌之餘仍願意撥冗閱讀我的論文大綱以及論文，並給我許多忠實的建議。同時我在參與彭文本先生所開設的

¹ Inferno I 1-3.

第一批判課程中亦有許多的收穫，他努力地引導學生說話並希望學生自己尋找答案的教學方式，讓我有許多機會練習表達自己的意見並嘗試建立自己的觀點。另外我也要感謝戴華先生，在他的康德課堂中我見識到了一種非常清晰地表達與論證一個觀點的方式以及他對〈推證〉細膩又富創意的分析。我在此由衷地感謝這些引導我了解康德哲學的師長們。

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感謝鄧曉芒先生，我與鄧曉芒先生素未謀面也不曾有過任何形式上的接觸，但他所翻譯的康德三大批判，卻是使我至今走上研究之路的一個重大因素之一。儘管一個對於不同語言文化下的思想進行研究的研究者最終仍必須了解文本原初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才能夠充分地掌握作者的原意，但對於異語言文化之思想的一個最初的興趣，卻往往來自於對翻譯作品的接觸。在2004年的4月，各大書店的新書區開始出現了由聯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套三冊、外觀精美、書名和厚度足以讓門外漢也覺得博大精深的康德三大批判最新譯本，也就是鄧曉芒先生所譯的版本。當時正值大二、還完全是一個哲學門外漢的我，剛好在一種想閱讀一些經典的興致下，同時因為受到精美的外觀和炫麗的書名所吸引而買下了這一套書（現在回想起來，這樣一個偶然的機緣也許也並非完全是偶然的，這樣一套三冊的著作呈現出了某種系統化的特徵，或許這個特徵在當時已經暗地裡引起了尚無法自覺的理性的興趣，因為追求系統化正是人類理性的一種自然傾向。如果當時出版的僅是一本《純粹理性批判》而非三冊批判，我是否還有足夠的興趣購買它，現在也已經不得而知了）。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開始閱讀其中的《純粹理性批判》。然而囿於當時的程度，記得讀完〈先驗感性論〉時還勉強能夠想像一些自以為是的理解，但在進入〈先驗分析論〉後便開始不知所云，過沒多久就暫時放棄了。然而儘管當時在理解上還是極為初淺的，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卻第一次感受到思想的魅力，在書中由一個充滿洞見又深思熟慮的心靈所呈現出來的思考痕跡，其吸引力比起書本精美的外觀更是遠過之而無不及，從此也就奠定了我對康德哲學的一個強烈的興趣。到了大三時我開始涉獵康德的其他著作，在修習倫理學課程和論文寫作指導的機緣下，我閱讀了李明輝先生所翻譯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和《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在對於「通常知性」(gemeiner Verstand)來說更容易有所領會的道德哲學與歷史哲學中，康德在這方面的基本想法讓我產生了更深刻的共鳴。此外，我還閱讀了由Manfred Kuehn所著、而由黃添盛先生所翻譯的一個新版康德傳：《康德：一個哲學家的傳記》，這使我對康德哲學的全貌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在閱讀了這些翻譯作品之後，我更奠定了有志於從事哲學研究工作並將康德哲學當作長期研究對象的志向，遂走上了研究之途至今。在這裡我想對這些翻譯者們表達我的敬意，翻譯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們的努力讓我在尚未掌握語言工具的情況下仍有幸體驗異文化思想的深刻與美，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為異文化思想的引介貢獻一點微薄之力。

在同儕當中，我首先想要感謝蔡耀宗先生和陳鳴諍先生，我對於康德許多最基本的理解與觀點都建立在與他們一起組成的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讀書會之中。耀宗學長切合問題且清晰、有條理地建立或批評一個論點的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地帶領討論的方式，使得讀書會獲得了最紮實的成效。鳴諍則更是在研究資源的收集與掌握上巨細靡遺，我從他那裡獲知且獲得了許多相當重要的研究材料。同時我也要感謝他們分別通讀了我論文的初稿和定稿，且給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與批評。連品婷小姐是一位認真又善良的學妹，我要特別感謝她替不諳法文的我翻譯 Christian Wolff 在 *Psychologia empirica* 中對知覺和統覺的區分與說明，這對於我了解統覺一詞在哲學史上的涵義甚有助益，同時我也要感謝她在許多生活瑣事上常常給予的協助。王鍾山先生曾是一位專業的編輯，我在論文格式上的許多問題都求教於他。此外不僅在實際年齡上、在學術年齡上也長我許多的鍾山學長也時常與我討論哲學問題、分享哲學文獻、閒談學術界的生態，增長了我不少學術上的視野，並且他對於許多事物都習慣帶著批判性眼光的個性，也讓我常常有反思自己原先想法並與之對話的空間。黃柏誠先生和黃哲翰先生是同為彭老師門下並已經赴德國留學的學長們，我從他們那裡獲得了許多如何跟隨彭老師學習以及在德國求學的資訊。同樣作為彭老師學生的還有孫雱龍先生，他與我分享了作相近題目的過來人的心得。汪純瑩先生是一位和善且親切的康德研究者，與他討論康德哲學與其他哲學問題亦讓我受益良多。與鄭會穎先生和翟君剛先生的結識讓我有機會了解在分析哲學的觀點下康德哲學所被重視的部分以及所牽涉的議題。在此我要感謝這些對這本論文的誕生以及對我的學術生活有直接或間接助益的同儕們。

此外我也要感謝在撰寫論文之餘，與我共渡日常生活的朋友們。首先我要感謝在寫作過程中常常給予我關心與鼓勵的小天、雅棉、金灰、舒涵、麒愷、佑儒，你們的鼓勵是我在每一次疲憊倦怠後能夠重新起步的動力。以下我還要感謝我大學時期的好友們：小愛、偉珊、詠婷、若穎（特別感謝柯俊毅先生替我挑選了一台經濟實惠又性能良好的筆電，它使我在研究室撰寫論文時沒有任何硬體上的後顧之憂），以拳交心的格鬥天王小聯盟的成員們：獎盃、沈汪、談明軒、大為，研究室夥伴：鎧銘、雯君、李伊、建宇，以及其他許多極富個人特色與專業的研究所朋友們：正春、若慈、阿倍、呈呈、安琪、孝儀、育兆、熊、金慶、瑞清、佳惠、雅倩、政國、昱棋、又仕學長，與你們的相處是我在灰色的理論生活之外，日常生活中的點點綠意。除此之外，我也要感謝哲學系辦公室兩位辛苦的助教陳政仁先生與官靜蘭小姐，在政大哲學系的這些日子裡，大大小小的行政事物都必須麻煩他們辦理。我還要特別感謝日盛影印店的老闆與老闆娘，在那裡我總能得到迅速又品質良好的服務，感謝他們為我印製了許多研究上所需的資料以及精美的論文。

最後，我要對我的父母林宗杰先生與蔡晶瑩女士致上最高的謝意。亞里斯多

德曾在《形上學》A 卷中說：「當生活的必需品以及使人舒適消遣的種種事物幾乎全都獲得保證以後，這種知識〔案：哲學知識〕才開始被追求」²。對於一個在經濟上尚無法獨立的個體來說，從事哲學研究無疑地是一種奢侈的活動。對於我的父母放縱這麼一個擁有奢侈興趣的兒子，讓他在沒有任何經濟與生活壓力之下完成了碩士階段的學業，我除了感謝同時也感到抱歉。希望從今以後我能開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行走在這條追求知識的道路上，即使最後將如同伊卡魯斯（Icarus）承受不了真理之神的熾熱而葬身海底，我仍然能夠無畏地走下去。



² A, 982b.